



閩海人物年譜叢書第一種

徐燠年譜

陳慶元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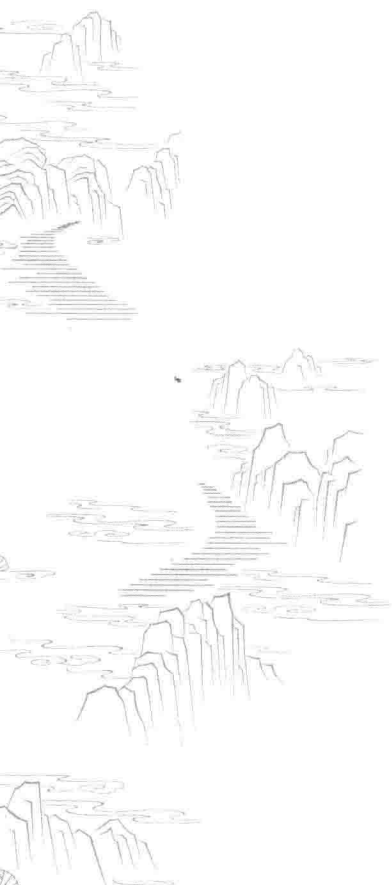
廣陵書社

閩海人物年譜叢書第一種

徐燾年譜

陳慶元 著

廣陵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徐燠年譜 / 陳慶元著. — 揚州 : 廣陵書社,
2014. 12

(閩海人物年譜叢書)

ISBN 978-7-5554-0185-8

I. ①徐… II. ①陳… III. ①徐燠一年譜 IV.
①K825.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267715號

ISBN 978-7-5554-0185-8



書 名 徐燠年譜

著 者 陳慶元

責任編輯 王志娟 胡 珍

出 版 人 曾學文

出版發行 廣陵書社

揚州市維揚路 349 號

郵編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揚州市機關彩印中心

開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張 19.375

字 數 4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54-0185-8

定 價 98.00 圓

(廣陵書社版圖書凡印裝錯誤均可與承印廠聯繫調換)

前言：晚明詩人徐燠論

——兼論荆山徐氏儒業與文學之興衰

陳慶元

萬曆至崇禎七十餘年間，閩中詩人眾多，徐燠甥謝肇淛《小草齋詩話》論述同鄉前輩詩人時，提到郭文涓、林鳳儀、袁表、馬燮等；同輩則有陳椿、趙世顯、林春元、鄧原岳、陳仲湊、徐燠、徐燠、陳价夫、陳薦夫、曹學佺、袁敬烈、林光宇、陳鳴鶴、王毓德、馬欵、陳宏己、鄭琰等十餘人；謝肇淛沒有提到的，還有王應山、陳椿、趙世顯、鄭杰、林章、陳第、葉向高、吳文潛、王崑仲、陳邦注等，年輩稍晚的還有陳鴻、趙珣、陳衍等，以及活至清初、手臂始終繫著一枚萬曆錢的林古度等二三十人，這些詩人大多有集行世。近年來，明詩研究逐漸受到學界的重視，晚明文學更是研究的一大熱點。晚明文學的研究較多地關注文學思想、文學思潮、文人心態，或者小品什麼的，這當然是很好的事，但是，對傳統的作家個案研究、流派研究，反而興趣有所衰減。而研究晚明文學，以地域論，則集中在江浙，閩地論及的多在李贄、黃道周。江浙文壇和李贄、黃道周是需要重點研究的，但閩中（以福州

爲中心，即通常所說的福州十邑）詩壇和閩中詩人研究的缺位，或研究的草率，對整個晚明文學的研究來說，是不夠或者說是不太夠的。閩中詩壇和閩中詩人研究的不夠，原因可能比較複雜，但這一地域晚明文集亡佚太多，整理發掘太少，似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二〕}。本文準備討論的是謝肇淛提到的徐燠和他的《幔亭集》。

荆山徐氏儒業與文學之興衰

徐燠、徐燠兄弟自稱東海徐氏。東海爲其郡望。明代閩人喜稱郡望，如明初林鴻稱博陵林氏，謝肇淛則云陳留謝氏，以示不忘根本。其實對於多數家族來說，即使有譜牒流傳，除了附會者之外，都很難將自己數十代的譜系弄得一清二楚。徐燠整理過的《荆山徐氏譜》，對自己家族史相當地瞭解。《族譜凡例》：『徐氏本徐州下邳人。唐穆宗時有徐晦者任閩都團練觀察使，家于連江之徐壘。

〔一〕 例如徐燠生卒年，筆者的《福建文學發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已經解決，此後十數年間，徐燠生卒年弄錯的論著比比可見。筆者所撰《徐燠生卒時間詳考》（《文學遺產》，二〇一一年第二期）、《徐燠年譜簡編》（《鼇峰集》附錄五，廣陵書社，二〇一二年）發表後，仍然有論著沿用舊說之誤。又例如，曹學佺詩文集，日本內閣文庫藏有百卷本《石倉全集》，二〇〇四年筆者撰《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曹學佺〈石倉全集〉初探》（《二〇〇四地方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之後，某些博碩士生和學者仍然斷定曹學佺詩文集『散失嚴重』，在未讀到內閣藏本的狀況下，匆匆完成他們的論著。

世次俱已不詳矣。至宋有天一者徙居岳邑七星之荆山。』（徐日焜等《荆山徐氏譜·譜例》）荆山徐氏可以追溯到唐穆宗時期人閩任職的徐晦，遂家連江，至宋始遷至侯官的荆山（今閩侯縣荆山鎮乃有徐村之名）。徐燠之太祖由荆山遷居福州臺江，高祖遷居南臺；曾祖鏗『性好文學，素有大志，見臺江大市通衢，人尚紛華，不可以教訓子侄，乃遷居省城之鼇峰，共沐詩書之教』^二。鼇峰在今福州于山。徐鏗至徐燠、徐燠兄弟一輩，僅四代。

從《荆山徐氏譜》的記載看，徐燠祖上值得稱道的只有兩件事。一是燠之曾祖鏗（振聲），與吳叔厚、林世和結為三友。『迨弘治壬子歲，振聲公、世和公同時物故，壽俱不永，遺孤瑩瑩，叔厚不替生死，遂於癸卯年僉謀共買閩縣孝義里荔枝山地一所，坐乾向巽，一列九墳。是年，振聲、世和先葬焉。厥後三家照所分之墳，陸續安葬。』^三於是，遂有『三友墓』之美名，詩人以此為題酬唱者甚眾^三。自弘治至徐燠一輩，年已逾百，人歷數代，徐、吳二姓敦睦如初（林世和再傳而斬，林氏墓亦由徐、吳祭掃），儒家歷來重視交友，友直，友諒，數世不絕，難能可貴，在當地享有美名無疑。

遷至荆山之後的徐氏，人丁比較興旺，從譜系看，徐氏似以耕讀為主。遷到人尚紛華的臺江（福

〔一〕《荆山徐氏譜·世系考》，鈔本。

〔二〕《三友墓祭掃約言序》，《荆山徐氏譜·三友墓詩集詞文》，鈔本。

〔三〕《三友墓詩集詞文》搜集葉向高以下有關詩文數十篇，據考，作於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至崇禎元年（一六二八）間，詳陳慶元《徐燠年譜簡編》（《鼇峰集》附錄五，廣陵書社，二〇一二年）。

州閩江北岸，爲往來船舶停靠及商貿之地）後，可能也做些生意。家故貧，至祖父一輩稍豐饒，但子弟仍然不免親操鹽米之事^{〔一〕}。徐燠之父徐棉步入仕途，是荆山徐氏興起的標誌，爲徐燠、徐燠兄弟所津津樂道。棉，字子瞻，號相坡，生而穎異。拔異等，遂得廩食，試於省闈者八，試於京者一，俱不利。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丹陽姜某來閩督學，時詔天下郡縣貢士毋拘資歷，遂薦上春官。隆慶三年（一五六九），授江西南安府儒學訓導。萬曆元年（一五七三），擢廣東茂名縣儒學教諭，時年六十有一。雖高州路遠，道路多梗，且甲子已過，欲棄官歸。無奈三子孱弱，生活無計，不得已仍登車度庾嶺。四年，棉六十四，擢永寧令。兩年後，棉六十六，掛冠歸。棉精於《易》，能詩，著有《徐令集》等。徐燠在《先伯父友軒公傳》一文中說：『余家世治生，未有籍名博士者……吾宗自國初以來未聞有博士起家者，迨余父方得與薦紳之列，雖宦不過爲郎，然亦異於上世以處士終矣。』^{〔二〕}從處士到縉紳，看似一步之遙，荆山徐氏卻走了十數代、幾百年！在父輩中，徐燠還有一位十分敬重的伯父徐梅。在徐棉鬢齡不欲卒業時，徐梅不僅曉以大義，而且主動承擔協助父徐鏗的貿易工作，並且在各方面給棉予協助。在徐燠看來，如果沒有伯父徐梅的無私，父棉要完成儒業也幾乎是

〔一〕 徐燠《先伯父友軒公傳》：『余家故貧，伯父營之不遺餘力。其後稍饒，益事大父母，以孝聞。尤愛諸弟。重然諾，與人貿易，得伯父一言，不啻左券，以故人皆多其爲長者。……鹽米升斗之事，以身肩之。』《荆山徐氏譜》，鈔本。

〔二〕 《荆山徐氏譜》，鈔本。

不可能的，故燭作《先伯父友軒公傳》以追念之。

棉有三子，曰燭、曰煥、曰燦。三子雖均庶出，但棉晚年得子（生燭時四十九歲，燭時五十八歲），疼愛有加，並得到良好的教育。燭、煥、燦均有文名，而以燭、煥之名爲盛。燭，萬曆十六年舉人，三上春官皆下第，卒時年僅三十九，著有《幔亭集》。燭二子，長曰莊，邑庠生，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卒；莊子曰鍾泰、鍾俊，年二十餘，過飛鸞渡溺水卒；次子夔，早卒，無後。煥，邑庠生，厭棄功名，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以布衣終；煥在棉與燭藏書的基礎上，積書數萬卷，其中宋元善本近半，友人曹學佺爲造宛羽樓貯之；有《鼇峰集》、《筆精》、《榕陰新檢》等〔一〕。燭子曰陸、曰隆、曰陵；陸、陵皆邑庠生。陸，字存羽，卒于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僅二十七。陵，字存永，又字無量，號延壽，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卒，有《尺木堂集》。陸子鍾震，字器之，崇禎間曹學佺合徐陵之詩彙刻爲《二徐詩選》，又有《雪樵集》。燦，邑庠生，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卒，長於古文，著有《徐氏易腴》。

燭、煥、燦三兄弟，惟燭中過舉，也惟燭最有可能博取功名，然燭不滿四十而卒，且傳至其孫而斬，荆山徐氏的功名由棉而興，至燭而止，不能說是一大不幸。然而徐氏的文名，卻經棉至燭、煥兄弟而崛起東南。『身後名成日，人間論定時。』〔三〕徐燭之詩自成一家。徐燭博洽多聞，著述等身，且其子孫亦頗有詩名，一時徐家聲名甚著。陳衍《徐存羽墓誌銘》云：『徐氏爲八閩文獻，至興公，藏

〔一〕 徐燭著述，詳陳慶元《徐燭著述編年考證》，《文獻》，二〇〇七年第四期。

〔二〕 謝肇淛《讀惟和詩二首》其一，《小草齋集》卷十四。

書幾甲東南，鑽研考訂，老而彌篤，識者謂其子若孫，必寢昌不替。存羽，興公長子也，工文而天，方訝天道不可知矣。存羽歿後十餘年，其弟存永，子器之又皆韶令秀出，克世其家。『二』衍《二徐詩選序》又云：『徐氏自永寧公藻繪文囿，惟和、惟起兄弟遞相雄長，主盟東南一帶。存永，惟起愛子，器之，嫡孫也。兩年少俱於總丱之時，便登壇樹幟。噫，何其盛哉！自古……未有兄弟叔侄宴處柴門，皆操觚流響、耀質敷榮，同爲群彥領袖者也。』〔一〕

從隆慶間徐棉爲南安儒學訓導，到康熙元年其曾孫存永卒，大約一百年。徐燠們並沒能如徐棉所期待的那樣，在功名上有所作爲，但是，荆山徐氏卻成了閩中文化大族。徐棉完成了從處士到縉紳的轉變，也就是從『民』到『官』的轉變，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經濟上狀況也有明顯的改善。《相坡公行狀》：『先君爲微官十年，橐中如水，置宅一區，僅足容膝；買田數畝，僅足種秫。』〔三〕這一切，都爲徐燠、徐燠日後的發展提供了經濟條件。在徐家中，徐燠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徐燠比徐燠大九歲，成名也早，並且花了七八年的時間編選了一部閩中明詩選《晉安風雅》，影響頗大。徐燠藏書之富，也有徐燠的功勞。徐燠壽長，活了七十三歲，直至清亡前二年纔過世，他的壽命幾乎是徐燠的二倍，詩文、藏書、書法、繪畫及博物成就很高，是徐家成爲閩中文化旺族的中堅。繼承徐

〔一〕《大江集》卷十九，崇禎刻本。

〔二〕《大江二集》卷十二，弘光刻本。

〔三〕《荆山徐氏譜·詩文集》，鈔本。

燼的是其子徐存永（陵）。存永年輕時受到錢謙益的青睞；清兵入閩，徐家藏書大量散失，曹學佺投繯死，存永作長篇五律《大宗伯曹能始先生輓章一百八十韻》哭之，後來飄零南北，客死湖湘，所著《尺木堂集》有較高價值。

徐存永歿後，輝煌百年的荆山徐氏的儒業與文學的光輝也隨之消失，這個家族又重新回歸到徐棉之前的生活狀態，平靜地繼續繁衍生息。荆山徐氏儒業與文學衰微的問題，下文將作進一步探討。

十年三棄置中情空自哀

徐燠（一五六一—一五九九），字惟和，號幔亭，閩縣（今屬福州）人。晚以其名犯吳王諱，欲以字行，別字調和，未果。

徐燠《讀禮感懷》四首，其四云：『回思二十年前事，日日窗前教一經。』（《幔亭集》卷七，以下引此集只注卷次）從少年開始，徐棉親自教授徐燠治經、學習詩詞寫作，燠穎悟絕倫。弱冠，燠入郡庠。陳鳴鶴《徐燠傳》：『豪於歌詩，雅不睹經生業，及試，皆異等。諸爲經生業者，咸不敢仰視，而心下之。』『燠傾注於詩歌創作，頗有聲名，而于經學不甚用心，儘管如此，經學成績仍十分優秀，

〔一〕《東越文苑傳》卷六，萬曆刻本。

令諸生刮目相看。

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徐燠登潘洙榜，列名第二十二。同年，徐燠與謝肇淛北上應次年試。行至易水，作《易水道中答謝在杭》：『翩翩擊筑共游燕，慷慨行歌易水邊。九曲黃流看似帶，三春楊柳折爲鞭。詩成馬上無須草，酒買壚頭不論錢。此去長安應咫尺，與君同賦《帝京篇》。』（卷七）至京前後，果然作長篇七言歌行《帝京篇》，首節云：

文皇定鼎都燕薊，三輔黃圖誇壯麗。九重宮闕何嵯峨，百二山河咸拱衛。五鳳高樓逼太清，六龍御宇泰階平。腫朧曉日升金闕，縹緲紅雲擁玉京。玉京金闕倚天開，隱隱鑾輿複道來。雲迷翠幃依龍袂，露滴金莖泛羽杯。平明長樂鐘聲響，九天日月開僊仗。多史臺中曉聽烏，虎賁階下朝鞭象。月照彤墀環珮齊，風生青瑣旌旗颺。高臺突兀比章華，上苑紆迴同博望。我家京洛何煌煌，山河錦繡軼隋唐。辮髮文身俱稽顙，雕題黑齒盡梯航。三載公車計偕吏，嚴樂鄒枚乘傳至。黃紙承恩金馬門，綠衣錫宴慈恩寺。勅賜當街上五花，金鞭絡繹更堪誇。市中春色濃如錦，身上宮袍爛似霞。（卷三）

初至京城應試，字裏行間，充滿對京華生活的嚮往，充溢著一股豪邁和自信的情懷。但是，事實是無情的，初試失利，徐燠落第了。《出都門懷程五表兄》云：『獻策不得意，呼童便束裝。人皆悲失

路，我獨喜還鄉。拓落嘲玄草，驅馳愧綠楊。歸尋河朔侶，同壁荔枝香。』（卷五）《下第呈孫子樂省元》：『黑貂裘敝出長安，客路春光半已殘。燕市柳從歸處折，故園花在夢中看。處囊壯士猶潛穎，落魄王孫未築壇。飄泊風塵還自笑，十年依舊一儒冠。』（卷七）從入庠到上春官下第，已整整十年。出都時，貂裘已敝，春光半殘，雖云失路，無可奈何，但是『獨喜』自笑，荔子猶香，並未失望〔二〕。

徐燠十年三上春官三下第，一爲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二爲二十三年（一五九五），三爲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其實，燠赴考共四次。初試後，燠于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離家，擬赴二十年（一五九二）考。燠十九年十一月望日抵京，而父柁訃已至半月矣。於是，燠素馬白車，跣足奔喪，失去一次考試的機會。

萬曆二十三年，徐燠二上春官，仍然鍛羽而歸。《下第後書懷》二首，其一：『自是揚雲白未玄，不才那敢怨蒼天。回看故國八千里，誤戴儒冠十七年。貧倚詩書元失計，窮知文字信無權。雄心銷盡囊如水，流落依人面可憐。』（卷八）此次上春官下第，距上一次前後七年之久，中間又經歷了家庭的變故，雄豪之氣已經消磨殆盡。

萬曆二十六年，徐燠三上春官，三下第。是年，燠已三十又八，他的心情是極爲沉痛的。《下第

〔一〕徐燠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再次上京，作《再至京師》云：『遙控秦關百二重，九天宮闕絢芙蓉。醉中但擊荆軻筑，夢裏驚聞漢闕鐘。才子新詞皆吐鳳，美人高髻盡盤龍。玉河楊柳絲絲綠，染得青袍色尚濃。』足見其豪氣尚在。

述懷》云：『匠石屢不顧，定匪明堂材。淵客屢不採，定匪明月胎。十年三棄置，中情空自哀。傷哉吾道非，豈乏干時媒。嘆彼行役苦，畏茲年鬢催。進退兩躑躅，坐立空徘徊。升斗豈吾志，結念居南陔。』(卷二)《出都門答別鄧汝高員外》：『十年三上長安道，闕下獻書俱不報……空文何以干明主，儒術由來生計疎。余也今年三十幾，依然落魄歸田里。白首何妨老故園，紅塵從此辭燕市。拔劍哀歌日易昏，垂楊未折已銷魂。人生離別足感嘆，窮達悠悠何必論。』(卷三)《龍臺聚業序》又云：『乃余猶欲畢志雕蟲，繫情雞肋，與少年角勝，不亦異乎！古人有言，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三)試過後，勇氣已經衰竭。

三下第的次年，徐燠便過早病故。設使天假以年，他還有勇氣繼續北上追逐功名嗎？一曰『結念居南陔』，二曰『從此辭燕市』，三曰『三而竭』，看來，真的沒有餘勇可酤了！次年秋，他終因病瘡，鬱鬱寡歡，客死古田，走完了他三十九年短暫的人生歷程。萬曆二十七年夏杪，臨終前幾個月，徐燠在古田(玉田)，作《香閨七吊詩》，所吊七香閨爲蘇小小、薛濤、霍小玉、崔鶯鶯、非煙、李易安、朱淑真。吊薛濤云：『千樹桃花零落盡，不知何處吊孤墳。』吊霍小玉云：『誰將薄倖負娉婷，怨魄啼魂喚不醒。』吊李易安云：『銷殘金石怨雙蛾，紅粉由來薄命多。一縷香魂飛不散，月明時聽曼聲歌。』《香閨七吊詩·附記》云：『己亥夏杪，客居玉田。旅次寡歡，情鍾豔骨。孤燈冥想，今夕何

年。同病相憐，惟我幼孺。錄而寄之，庶其和余。』（卷十四）縱觀《幔亭集》，此組詩爲燭之絕筆，同病相憐，興哀無地，吊香閨，實爲燭自吊，不知詩人預感到了什麼？不幸的是，他不僅永遠地辭別了燕市，而且也永遠地辭別了人世。

有明一代將近三百年，科舉失利者不知幾十幾百萬？徐燭好友也有一個舉人出身，比起《儒林外史》中那些忙於舉子業的窮酸秀才也許幸運了幾分。但是，徐燭這位寒士的科舉失利，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幾點：首先，他是荊山徐氏十數代人的第一位舉人，因此對上春官有著特別的渴望和更多的利益期待。這種渴望和期待不是通儒大族之家出身的子弟所能理解的。其次，他的家境比較貧寒，徐燭的一點有限積蓄，供給他四上京城的盤纏資費，當屬不易。徐燭的詩歌多次提到『囊空』，並非僅僅是詩歌的語言而已。我們暫時無法計算晚明從福州到京城一次赴考所需的盤纏資費的數額，而且這一數額又能夠支撐一個普通家庭多長時間的生活費用。但我們可以推想，他的赴京至少應得到整個家庭（含勸、慫）的支持。再次，徐燭只活了三十九歲，從十八歲左右習舉子業到謝世前一年的下第，一生都在科舉制度下周旋，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第四，閩中地處邊陲，赴京路途特別遙遠，往返路程加上考試，上一次春官要費半年左右的時間，比起中原或江浙的士子來說，還多了不少行路的艱辛。徐燭《述遊篇》云：

去年仲冬束行李，掩淚辭親赴燕市。今年五月將中旬，方能稅駕歸田里。中間辛苦難具

陳，萬里風波愁殺人。從來痛定纔思痛，回看往事徒沾巾。閩溪山水何太惡，水似瞿塘山劍閣。仙霞嶺上氣不平，黯淡灘頭膽將落……歸家幼子牽衣泣，鬢衰面黑咸咨嗟。奔走天涯過半載，歲月無情不相待。（卷三）

謝肇淛《五雜俎》卷四：『閩中自浙之江山入度仙霞嶺，亦自險絕，北人度，汗津津下矣。』這一則寫的謝肇淛萬曆十七年與徐燠下第過仙霞嶺的情況。黯淡灘是閩江第一險灘，故於灘旁建寺以祈禱行舟的安全，徐燠、徐燠兄弟均有《題黯淡寺》詩以記其險。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徐燠四次赴考，三下第，無論從經濟還是從身心來說，壓力都是非常巨大的。

徐燠十年三下第，並且過早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在此，我們附帶要討論的是荆山徐氏儒業與文學衰歇的問題。歸結起來，荆山徐氏文化的衰歇有以下幾個原因：其一，經濟基礎的薄弱。徐家的一點房產和田產主要是靠徐梈十年薄宦的積蓄添置的。徐梈歿後，徐家依靠的生活來源，一是田租，二是賣文。徐燠《感事》云：『莫歎吾家似磬懸，資生猶有賣文錢。』（卷十三）但是，靠不多的田租和賣文所得要維持一個大家庭的開支，維持子弟的儒業和圖書的購藏，顯然是力不從心的事。徐燠歿後十年，燠『子不類，既蕩失恒產，復折龕以賣錢』（二），恐怕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倫理的問題。惜書如命，反復告誡子弟不得鬻書，但爲生計，徐燠也被迫賣過一些藏書。在這種情形下，

【一】徐燠《遷祀龕記》（《紅雨樓集·鼇峰文集》冊九，《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第四十四冊）。

要求子孫株守儒業不免力不從心。其二，科舉功名的失利。科舉功名的失利，在文學創作方面可能不一定是壞事，徐燠《送興公游吳越》：『不必羞貧賤，詩名在布衣。』（卷六）但對三年赴京一考的『貧賤』士子來說，經濟和精神的壓力卻不小。燠《下第後書懷》二首，其二：『一領青衫萬斛塵，溝隄十口計全貧。關河偏阻空囊客，童僕潛歸得意人。』（卷八）科舉的成功與失利，經濟狀況如何，對一個人的創作和研究成果的刊刻流傳是大不一樣的。萬曆二十三年，徐燠與另外兩位同鄉陳薦夫、曹學佺一起上春官，曹成進士，徐、陳落第。陳薦夫《戲詠宮柳柬曹能始進士》，有句云：『只因賜得宮中綠，便與人間隔萬重。』（二）薦夫所云並沒有太大的誇張。曹學佺生在一個賣餅之家（三），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九）參蜀藩，三十九年歸閩，購築石倉園，規模宏偉。曹成進士後，每任一職，均刻有一兩個或幾個集子，六十之後，一歲一集；還搜集整理刊刻了大量文獻（四）。于友人，他樂於資助，如上文提到的爲徐爌建宛羽樓；他還爲鄉里修橋鋪路，捐修寺廟，至今里人猶能道之。謝肇淛與徐燠同上春官並同落過第，在徐燠奔喪的那一年成進士，後來所刻著述達二十餘種（四）。徐燠

〔一〕《水明樓集》卷八，萬曆刻本。

〔二〕郭柏蒼《柳湄詩傳》：『尚書（曹學佺）父曾在洪塘賣餅。』（《全閩明詩傳》卷三十四，光緒刻本）

〔三〕詳陳慶元《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曹學佺〈石倉全集〉初探》，《二〇〇四地方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陳慶元《日本內閣文庫藏曹學佺〈石倉全集〉編年考證》，《文獻》，二〇一三年第二期。

〔四〕詳陳慶元《謝肇淛著述考》，《廣西師範大學學報》，二〇〇五年第一期。

生前，僅刻了一部《晉安風雅》；歿後，其詩集由弟燠刊刻，而燠盡棄其少作（這裏不能排斥刻印成本的原因），文則由其友王若襄助續刻。徐燠著作等身^{〔二〕}，其《鼇峰集》二十八卷，前數冊由南居益資助刊刻，居益去閩，其餘各卷，燠忍痛賣了良田纔得以問世。《筆精》、《榕陰新檢》等也是由友人資助纔得以問世。燠文集數十卷，生前多方求助，刊刻不果，文稿大量散失。徐燠歿後，徐燠維繫徐氏的儒業與文學長達四十餘年之久。徐燠下第後曾作《送興公游吳越》：『獻書予未遇，彈鋏汝何依。』（卷六）爲了維持家庭，徐燠後半生不少時候違心而依附某些較有文化的官員並充當其門客，有時協助整理編寫府、縣志之類的事^{〔三〕}。假如其兄燠有曹學佺、謝肇淛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他完全可以做一些自己熟悉並想做的事，對儒業和文學將有更大的貢獻。其三，徐燠、徐燠子孫多早卒，燠傳至其孫而斬，至明亡之前燠一支遂寢^{〔三〕}。燠長子陸自幼有文名，卒時年僅二十七。生命的不永，對徐氏的儒業和文學的承傳有很大的威脅。其四，正當徐燠欣喜其子存永 and 長孫鍾震《二徐詩集》刻印問世，他還是以七十三歲壽齡謝世；不久，明亡，清兵入閩，徐氏藏書樓一

〔一〕 詳陳慶元《徐燠著述編年考證》，《文獻》，二〇〇七年第四期。

〔二〕 徐燠在吳越作《寄家中兄弟》：『口腹驅人出，翻令骨肉疏。』（《鼇峰集》卷十）有不得已之慨。

〔三〕 鍾泰卒後，無後，由徐陸孫汝巨集過繼，汝巨集卒，無後，由徐陸曾孫國珍過繼。